| 抒怀

沧海森林

王常婷

一座森林消失了。

曾经,它们风华正茂、郁郁葱葱,虽经历风霜雨雪、寒冬酷暑,依然能够十年成木、百年成才、聚木成林;虽遭野火虫害而生生不息、成群成片,本可以千年万年,不曾想所谓的永远也可能消失于旦夕。沧海桑田,这便是大自然的威力。

刚开始,在平静的海水之下,它们销声匿迹,深藏不露,静静存在千万年。造化弄人,谁也没想到,7000年后,它们会露出水面。

在晋江的深沪湾,波涛汹涌之下,就藏着这样一座古森林。

海水潮涨潮落间,让一些深藏的秘密浮出水面,千万年的过往便依稀可见。

早就听说深沪海边有个奇怪的树王宫和深林宫,出海人迷信,这并不奇怪,行车走船三条命,出海人靠设备、技术、勇气,不少时候也得靠运气。所以在沿海,渔民经常要供奉海神妈祖,以祈求平安和丰收。可在沿海却少见人以树为神祭拜的。何况,在深沪,甚至在晋江、石狮沿海,就很少见成片的森林,树王宫、深林宫的出现就更显得奇特。

来到深沪湾自然保护区,潮水退去后,在潮间带就可以发现一些黑黝黝的古树桩,露出高度只有几十厘米,直径约20~60厘米,或椭圆形,或圆形;有直竖的,有斜倚的;有露出整个树兜的,有横卧在沙滩上的,有树根朝天的,形态各异。这只是海底古森林偶尔展示出来的部分真容。真相也许埋在大海更深处,或者已经湮灭在沧桑陵谷、物换星移里。专家们对这些古树桩进行严谨的取样、化验,通过一番论证,最终得出结论:该树种为油杉,距今已有约7500年。

油杉一般生长在丘陵地带,怎么会出现在海底?专家推断这里在古代曾经发生过多次强大地震,造成海陆变迁。过去是一片古森林,数千年过去,只有一些因被海沙迅速掩埋而逃离风化侵蚀命运的树桩、树根和树干留存下来,这里也成了一片大海。

据当地的老人介绍,几百年前,当地渔民在深沪湾里捕捞时,渔网常被神秘的树杈样的东西钩住,经常钩破渔网,也危及安全。可是,下到海里查看时,却什么也没有发现。当潮水退去,沙滩上出现一些奇怪的树桩,当地民众觉得甚为怪异,似乎海底有着一个神秘的森林与海洋共生,于是便在岸边建立了一个树王宫和一个深林宫,以祈求出海平安和丰收。

如果说,是7000多年前的地壳运动让陆上的森林陷落大海,可在距离这些古油杉不远处,专家们发现了大片古牡蛎礁,距今已有9000~25000年。从年代上看,它们也许是这片海域的土著居民。一个陆生、一个水生,两种生长环境截然不同的生物,出现在相距如此之近的同一潮间带,给原本就难以解释的海底古森林更添一分神秘。难道是森林下陷成海洋,直接跟原本的海洋衔接了吗?或者这期间的地壳运动或风云变幻是当代人想象力还难以企及的……大自然,总是让我们在每次仰望与沉思间心生敬畏。

望着这深达海底的古森林,触摸着接近炭化的乌黑树桩,7000多年前,那时的人类在何方?多情的人类啊,总免不了有"寄蜉蝣于天地,渺沧海之一粟"之沉郁顿挫感。而此刻,我真希望,自己也能站成一棵油杉,在陆地、在海底站成永恒,没有悲欢的姿势。一半在沙滩上安详,一半在风浪里飘扬;一半洒落阳光,一半在淤泥里深埋。

溜江无尾塔 陈谋演 摄

溜江无尾塔

蔡燕卿

人文晋江

在晋江市金井镇溜江村东北方,循着村中小径上坡,遇见一丛栀子花,洁白晕黄,仿若时间徜徉,为所有经历镶嵌金边,又留白。我凑近,溜江村的秋意自带栀子花香。

秋日的风略带肆意,天色涂绘"五十度灰",衬托得村路、花树、小洋楼、红砖房,以及不远处随风摇动的灰绿海面愈发沉稳神秘。

继续漫步,绕过栀子花庭院,我们下坡,步入宽阔的马路。抬眼一看,斜前方上空的榕树树冠异常醒目,橄榄绿叶子密密麻麻,尽情向四方延伸。我们的脚步因行程表里的市文物保护单位的临近而加快了不少。大家三三两两到达,各自围观欣赏。

"'塔'在佛家用语里称为'刹',是梵语'刹多罗'的简称。"耳畔响起的声音,引我望向"古塔孕榕"。只一眼,我便不由想穿过它,去感受某些超越它本身的存在:这座塔为何建于此?为何称"无尾塔"……

电光火石之间冒出的疑惑,引我往一名村民身旁凑,他正讲述着"无尾塔"的历史。"无尾塔"并非建来就无尾。它建于明朝万历年间(1573—1620年),由花岗岩砌筑,拥有剑形塔尖,底层条石纵横相砌,三层四角,向上逐层收分,整座塔形似毛笔。据考证,当时塔址左前方有一块形似官印的石头,以风水玄学观论,是难得的宝地,遂有相关故事传世。

相传,明人蒋德璟的屋宅位于塔前,其仰仗妙笔,有如神助;手握金印,步步高升。崇祯十五年(1642年),蒋德璟入阁为大学士,贵不可言。后来塔刹怎会圮坏?有两番说辞。一是相较于蒋德璟家族的飞黄腾达、富贵荣华,溜江村却发展缓慢,溜江村人认为是蒋德璟独占风水,占了乡人的福气;二是蒋手下的兵将蛮横霸道,将村民晾晒渔网的地方占为纵马练兵场,时有踩坏村民赖以为生的渔网事件发生,激起民愤。于是,民众奋起,用粗大的麻绳套在塔刹尾尖,合力拆下,意指将笔摘掉;并用火烧"官印石",交替冷水冲刷,整整三天三夜,使之裂成两半,破坏官运。从此塔身残高8.6米,塔顶尚存一圆形石鼓,被称为"无尾塔"。

圮坏的塔身没有退出历史舞台,反倒留下了独特的研究价值。无尾塔塔身构造特殊,第2层四角雕方柱,中置堵石;第3层四方合石,中空穿透一直径0.2米的圆洞,外小腹大,洞口朝向东南,遥望台湾海峡。溜江村地处东南沿海,距海岸只有350米,冬季大多刮东北风。当风力达到一定等级,吹过塔洞,与塔壁产生摩擦流动,会发出"呜呼——呜呼——"的嗡鸣声。而东南沿海的夏季一般刮西南风,强台风来袭时,风向转为东北风,吹过塔洞,声响有异,附近村民可以听到。村民大多以讨海生活,天气变化,尤其是海风量级对讨海人甚有影响,重则性命攸关,轻系一家老小的三餐温饱。根据风塔作用的不同声响,当地渔民可判断出天气是否异常,是否适合出海。在历史的某段进程里,无尾塔在当地百姓心中,是不亚于神明存在的庇佑镇邪宝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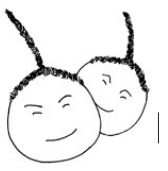
时至今日,无尾塔已不再"闻风和歌"。它独站一隅,望尽人间朝暮轮转,度过一些破碎孤独的年月。直到上世纪初,一株榕树悄然生长在石塔中间,蓬勃向上,也穿过塔洞,枝繁叶茂,与塔同存并立。绕塔一圈,我再次仰望,粗壮的枝干几近填满洞口,整座塔身被牢牢包裹,形成"古塔孕榕"景观。想是如此,再猛的风力都难以侵入塔洞,最多就是流进细窄的缝隙,掀动几条榕须,或被原地拦截,消失无踪。而正因风力无法大幅度流动,塔洞自然不再有摩擦声响。

无尾塔与老榕紧密相拥,融为一体,是塔撑扶了榕的生长,是榕稳固了塔身的构造,方有无尾塔现存风貌,存续一方风景。"为别人尽最大的力量,最后就是为自己尽最大的力量",作家罗斯金的话骤然浮现。无论身处何种因缘,最好的际遇,莫过于相互成就。

事物自有其存在的缘由和变更历程。古时的建筑物在岁月长河里经风沐雨,与天地日月、山川河流见证过东海扬尘、陵谷沧桑。存留的现状,是一部立体的人文史书。去靠近,去倾听,跟随时光的狂风巨浪浮沉其间,会让人摒弃琐碎困扰、患得患失,生发出无限思维,幸得以小我窥见宏观世界,重归小我,拥有自我。

返程中,栀子花香再次扑向鼻翼,浓郁广远。即使日渐枯瘦,它们仍然盛放,独享风雨星月与己身,静待离枝入黄壤。时岁斑驳,光影沉积。对于旧事物,我越发敬畏,并怀有坦诚相识的赤子之心。存在的本身,就足以动人心弦。

"潮"老太



| 脸谱

苏水梅

朋友的妈妈已是耄耋之年,仍然耳聪目明、思维敏捷。都说"有妈的孩子像块宝,没妈的孩子是棵草",而我成为"草"已有二十多个年头了。多年的知己,她必然深知我心中的隐痛,加上本是性情中人,每每她的母亲到市区小住,便热情地邀我去品茗或者共进午餐。

一来二去,我和老太太自然混熟了。朋友偶尔也会把与老太太聊天的任务交给我,自己忙得不见人影。我当然欣然接受,并且十分受用。只是老太太只会说闽南语,普通话只会听不会说。与她交流说普通话,语速不能太快,太快了她就听不懂了。

老太太的口音有点重,好在她讲话速度不是很快,我们之间的交流一直都挺顺畅,偶尔还能"掀起个小浪花"。有一回,她一边点开手机的抖音,一边说:"这里面老是'做'那种抓人的,惊死人了。"话音未落,手机里发出很大的声音,内容就是她平日里常常刷到的那些逻辑性不是很强的视频作品,在我看来辨识度不高,甚至是漏洞百出。老太太却看得十分开心,从不会在它播放结束前划走,而是津津有味地看着。不一会儿,她像是突然想起来似的,说:"这里面的'安里班'的小孩和楼下小区的小孩一样,我昨天早上很早下去,就把他们都'拍拍进去了给香港'。"

我被她这句闽南语逗乐了。老太太的意思是,昨天早上她起早到小区楼下去散步,看见幼儿园的小朋友正要上学,她就把小朋友们录进视频里,发给了在香港的大女儿看。这个快要90岁的老太太,还能把智能手机用得这么溜,真是值得点赞呀。

在朋友面前表扬她的母亲很"潮"很有趣,她觉得这是自然不过的事情。朋友向我讲述了新近发生的一个小细节,她说她自己也被触动到了。原来,朋友的表妹为了就近照顾自己生病住院的父亲,就把熬中药的差事选在了朋友在市区的房子里。"医生交代是三碗水煮两碗,表妹怕我母亲记不住,反复说了几遍。"朋友像是故意卖关子似的,故意咳嗽了一声,继续说:"我母亲让表妹先别往药罐里放中药和水,她先用碗接了两碗水倒进去,仔细观察了一番。我们都不知道她要做什么,她才把药和另外一碗水又倒进去,后来她说这样煎药的过程就很容易判断是不是煎好——剩下两碗的药。"

朋友和她的表妹自然啧啧称奇,然后又自叹不如,比起煎到热气腾腾时要把药汤倒出来判断是否煎到了火候,老太太这样的操作实在是方便得很呢。

老太太平时住老家,儿孙满堂,生活惬意。偶尔会到各家串门住上一些时日。有一回,他们出门去玩,朋友带老太太坐公共汽车,等在一个景点玩好之后,要坐公交车去下一个景点时,朋友看见母亲上车后,把屁股对着公交车的收费感应器扭了扭,发现没有任何动静显得有些困惑。在朋友的催促下,老太太似乎有点不甘心地往座椅上坐下。老人家坐在座椅上继续"察言观色",过了一会儿就朝朋友发问:"为什么那么多人,只要把屁股一扭,就会'嘀'一声,我也想试试。"朋友哈哈大笑起来,真是服了这潮老太太哟!

家有一位"潮"老太,真好!

舌尖上的五色牧场

谢美永

| 味道

从炎热的夏天突围出来,来一碗酸汤羊肉,把秋天留住。

酸汤羊肉,闻其名,禁不住舌底生津,如凌如火,撞击、研磨、交汇、融合,最终成为一种美味,升华为口腹的满足。

国人食羊,自古有之。《本草纲目》曰:羊肉,暖中补虚,补中益气,开胃健身,益肾气,养胆明目,治虚劳寒冷,五劳七伤。羊肉性温,尤宜秋冬季节食用。秋风过处,一家人或亲朋好友围坐一桌,煮上一大盆酸汤羊肉,举箸相邀,大快朵颐,个个汗流浃背,大呼过瘾。如此饮食,增加人体热量,抵御寒冷,不知不觉中,人体所需的消化酶便悄然产生,保护胃壁,修复胃黏膜,帮助脾胃消化,起到抗衰老的作用。

酸汤羊肉,主料羊肉,尤以德化等地放养的黑山羊为佳。南方人素不喜膻,特别是老人,常因膻骚熏人而拒食羊肉。自由放养的黑山羊,不喂食人工饲料,品质优良。在深山老林里,黑山羊的每一天都是快乐的、无忧的。可以想见,当黑山羊从羊圈里出来,抬眼便是青山绿水,它们的心情是愉悦的。它们从大自然里汲取养分,吃的是纯天然、最生态的野草,这样的身体该有多么的纯洁干净。

酸汤羊肉,似乎在云贵川一带最盛行,在泉州亦随处可见。地域有差异,但酸的味道和功效是一样的,同样可以滋阴润肺。食之,有益心脏和肌肉,有助于强化肝功能。肝火大了,别忘了吃些酸汤羊肉;口舌生疮、鼻腔及皮肤干燥、咽喉肿痛,来一碗酸汤羊肉,既可满足口腹之需,又能解决秋季常见的疾病之苦。俗话说:"秋补羊肉冬补汤,胜过医生开药方。"千百年来,闽南人在食用羊肉的战场上,往往有自己独特的一套。

中国自古就有"食药同源"之说。羊肉营养丰富,肉质紧致味美,是一道不可多得的佳肴。羊肉对肺结核、气管炎、哮喘、贫血、产后气血两虚、腹部冷痛、体虚畏寒、营养不良、腰膝酸软及一些虚寒病症均有很大裨益。男子常食,可补肾壮阳、补虚温中,生龙活虎,气壮如牛。

中国烹饪方法五花八门,炒炝煮煎炸、氽灼涮焖炖等,细数有上百种之多。烹酸汤羊肉,用的是最单纯最朴素的方法,那就是煮。自制的酸汤,最具农家味道,待汤滚起,放入焯过水的羊肉,片刻即起锅,倒入装有金针菇、莴笋等辅料的器皿里,放入青椒、红椒和鲜花椒,淋上油,香喷喷、油汪汪的酸汤羊肉便大功告成。

菜品的炮制,常常需要大起大落的搭配。酸和辣就是一对兄弟,仲不离伯,伯不离仲,但其性情却相反,一个内敛一个张扬。因此,酸汤羊肉放入辣椒,酸爽热辣,有玩蹦极的刺激,也有雨打芭蕉的舒缓,一张一弛,是现代生活快节奏的解压食物,既适合工作紧张的年轻人食用,其开胃特性也适合老年人。

酸汤表面漂浮着青椒、红椒、鲜花椒,似大草原上开满五彩斑斓的鲜花。在家中拥有一片五色牧场,让舌尖在鲜美的风中如骏马驰骋,生活大抵就如疾驰的马蹄,激情四射。

赖厝古井:滴水之恩,涌泉相报

张子瑜

在厦门老城区八市近旁的赖厝埕,我邂逅了来自晋江灵源山下的清代武将吴英的遗迹——赖厝古井。

赖厝古井的石头井栏斑驳泛黄,看起来十分古朴。古井后方有一列由低矮小石头围成的弧形护栏,上刻四个行书大字——"赖厝古井"。古井前地面上有一方青草石隶书碑文:"公元二零一四年,岁在甲午仲秋,政府应民所呼,于鹭江剧场旧址建设文化公园。古井破土重现,水尤清冽,见者称奇。据传,康熙年间,有庙于此,名'万寿宫'。孤儿吴英,栖身庙中。乡邻赖氏怜其孤苦,收为义子,教读书,励从军。吴英戎马行阵,屡立战功,官至福建水师提督。为报恩,吴英置大厝,名曰赖厝。厝前一井,即今之古井。岁月沉浮,几经更迭,此地曾作民房,之后建大同小学,一九四二年校迁建金城戏院,后改为鹭江剧场。义德孝行,千年古训;百年古井,见证历史。为铭后志,特立此碑。"

碑文不仅介绍赖厝古井的发现经过,而且记载古井所在地——网红打卡点"厦门老剧场"的历史变迁,更是讲述了一个知恩图报的感人故事。

明崇祯十年(1637年),吴英出生于晋江大浯塘。据传,他少时家贫,漂泊鹭岛,以挑运私盐为生,栖身于赖厝埕万寿宫,幸得赖氏大妈怜恤照顾。在赖氏的鼓励下,吴英投军从戎。因担心吴英脚大,没有合适的鞋子穿,部队临行前,赖氏大妈连夜赶纳一双布鞋给他。吴英记挂赖氏的疼爱,珍惜布鞋,一直舍不得穿,总是把它挂在脖子上。一次作战,吴英所在部队败退。担任旗手的吴英突然发现赖氏大妈送的布鞋不见了,他举着大旗,反向回去寻找。将士们看到大旗倒向而奔,以为来了救兵,士气大振,跟着大旗反冲回攻,拼命搏杀,敌军纷纷溃逃。最终,战斗转败为胜,吴英获得首功,被称为福将。他的福运,藏在赖氏大妈赠送给他的布鞋里,也藏在他对赖氏大妈的"义德孝行"中。

史载,吴英身材魁梧,臂力过人,武艺高强,骁勇善战。他本和施琅同属郑成功麾下,施琅降清后,他追随施琅。施琅征战台湾时,吴英担任征台副帅,成为施琅的左膀右臂,为国家的统一大业立下了汗马功劳。征台后,施琅班师回京,奏请吴英镇抚台湾。他深得台湾民众的爱戴,被尊称为"台湾公"。

吴英能武亦善文,工书法,擅诗文,曾题晋江东石"南天禅寺"匾,作《重修南天禅寺碑记》,有《行间纪遇》一书存世。他一生福星高照,官运亨通,曾任四川提督、福建陆路提督和福建水师提督等要职,并获康熙皇帝"作万人敌"题赠。

清康熙五十二年(1713年),吴英在厦门逝世,享寿76岁。康熙下旨追封他为荣禄大夫,恤赠太子少保,钦赐祭葬,敕建厦门吴英将军祠和石碑坊,御题"但使虎貔常赫濯,不教山海有烟尘"联句。第二年,康熙又御赐七律诗,曰:"水陆封疆六十年,曾经百战驾轻船。篷台远涉鲸鲲浪,岛屿平开烽火烟。将老偏宜立壮志,宸襟每注施恩廷。波涛有作须先靖,黾勉防微截未然。"

光阴流转,岁月沧桑,吴英建置的赖氏大厝已经荡然无存,当年他借以栖身的万寿宫迁建他处,赖厝埕这个古地名也被大元路所取代。然而,赖厝古井却永不枯竭,盈盈井水蕴含着一个"滴水之恩,涌泉相报"的美丽传说。

| 钩沉

养鱼记

| 纪事

陈树彬

一天下班回来,老婆突然带来了一样好东西,原来是朋友送的一个圆柱形小鱼缸,里面还有许多黑色火山石和五彩斑斓的鹅卵石,看上去非常漂亮。

"这是要养鱼的节奏吗?"我好奇地问老婆。"你抽空买几条小金鱼吧!"老婆答道。

说买就买,到了周末,我到了市场,买回了13条金鱼,有威风凛凛的"宝石鱼"、美若天仙的"天使"、全身漆黑的"皮球"、袖珍版的"迷你鹦鹉"、活泼可爱的"三角灯"、体态修长的"金牡丹"、色彩艳丽的"孔雀鱼",以及小巧玲珑的"糖果斑马"。

这些小金鱼一来到新家,全都兴奋不已,在鱼缸里游来游去,玩得不亦乐乎。该喂食了。我撒下一小撮饲料。这些微粒悬浮于水面,四散开来。鱼儿们经不住食物的诱惑,便纷纷游到水面来享受美餐。"宝石鱼"个头最大,特别能吃,只见它张口用力一吸,几颗微粒就成了它的囊中之物。"皮球"和"迷你鹦鹉"则摆动着双鳍,优哉游哉地左吸一口、右吸一口,快乐得像个淘气包。其他小鱼不管三七二十一,也都奋力捕捉着美食,满足味蕾的需求。看着鱼儿们愉快用餐的趣味场景,我扑哧一声,笑着说:"慢慢吃吧,千万别撑着了!"

自从小金鱼入住我家之后,家庭氛围也随之变得融洽、和谐起来。特别是儿子,他经常在茶余饭后驻足观赏,每次看到鱼儿争先恐后抢食的情景,总会兴奋地大叫:"你们这些小吃货,怎么比我还能吃呢?"老婆有时也会凑到鱼缸面前,乐呵呵地看看鱼儿们吐泡泡的画面。

谁知第二天清晨,一个不幸的消息从耳畔传来。"爸爸,快过来看呀,一条小鱼儿翻肚皮啦!"我一听这话不妙,赶紧跑到鱼缸前。果然如此,一条"三角灯"已经死了,看得让人瘆得慌,得赶紧把它捞起来,不然会污染水质,对其他小鱼不利。我把死鱼捞到垃圾桶里,看着它那残缺不全的可怜模样,心里一阵惊诧、酸楚和感伤。没想到刚买的小鱼只活了一个晚上就遭遇了不测。难道是它昨天吃多了撑死的?还是鱼食投喂得太少,导致自相残杀呢?我百思不得其解。

此后,我仍然坚持一天一喂的原则,但投喂的数量明显控制得游刃有余了。尽管我每天都悉心照顾它们,可是还会遇到小鱼接二连三走向死亡的现象。先是"三角灯",后是"糖果斑马",接着是"孔雀鱼",就连前两天一直活蹦乱跳的"金牡丹"也突然间"挂"了。特别是那条"金牡丹",就在它死亡的前一天,我见它在水里无精打采地游着,尾巴竟然残缺不全了,肯定是受到其他鱼儿攻击的结果。原来是这些鱼儿早就开始自相残杀啦。怪不得死的都是那些"小不点儿"呢,原来它们被大鱼欺负了。弱肉强食、优胜劣汰的生存法则居然在我家鱼缸里得到了鲜明的验证。但愿鱼缸里的这些"幸运儿"能够和睦相处,不幸的事情别再发生了!

社址:晋江市长兴路619号晋江报业大厦 电话:0595-82003110 邮政编码:362201 印刷:福建日报(泉州)印务有限公司 地址:晋江市梅岭街道梅岭路507号 零售报价:1元 全年定价:252元 发行单位: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泉州市分公司